



謝禮

【一】

彼陣仔，江伊寧忽然間若像掠狂四界去幫人鬥摒掃房間，小莉、阿潔、喬……包括我攞受惠袂少，摒掃了後，伊總是會提一寡物件當做謝禮，當時阮攞毋捌發現遐的物件到底是啥物。若會使得，應該會較早發現著。

「江伊寧，你佗一日欲來幫我摒掃啊？」這種好空的代誌真緊就佇班上傳開矣，每一個人看著江伊寧攞問伊：「你啥物時陣欲來阮兜摒掃？」、「謝禮敢會使是一罐養樂多？我最近無賸啥物錢呢！」抑是「恁兜是毋是按怎？需要你去外面趁錢。」

伊寧對遮的問題從來攞是笑笑仔回答：「若是恁兜有我需要的物件，我一定會佻你約時間的。」逐家攞咧臆，江伊寧厝裡經濟是毋是按怎？抑是伊只是愛著摒掃這個代誌，到最後其實猶是無人會當知影伊按怎，可能嘛無人致意！

【二】

想足久，才想出這個好方法來提轉來遐的物件。

「阿姍，你這禮拜敢有佇厝裡？我去幫你摒掃房間好毋好？」

「啥？你創啥無代無誌來幫我掃房間啊？」

「無啊！只是想欲小振動一下嘛！而且無好空，你當然愛予我一份謝禮！」

阿姍聽著了後，提出錢袋仔反反咧：「你大概愛佻濟啊？我賸兩百。」

我推阿姍：「我是彼種人嘛！我只是欲提一寡你以後無需要的物件啦！」

「Ooh！按呢就好，按呢約這個禮拜六下晡！」

「好啊！」心內拍算伊厝裡有幾項物件我會使提。

叮咚！叮咚！

一開門看著的是阿姍大大的笑面，「你來矣，我拄咧做餅！等一下同齊食！」

「嗯嗯！」鞋褪好勢，我假無意清彩蕙，然後趕緊蕙入去房間內。「我先去整理！你繼續無閒！」

名義上是來摒掃，我當然嘛是愛盡責任！毋過，阿姍的房間都袂傷亂，所以我嘛無費傷濟工夫，佇摒掃的過程中，我嘛漸漸將我的目標蒐集完成囵入去措仔內底。

「阿姍，我整理好矣，你餅做好未矣？」我踏出房間，輕輕仔幫伊將門關起來。

「好矣啦！我佇客廳。你動作嘛真緊！」阿姍幫我準備一杯水佻餅，伊從來未袂記得我毋淋白滾水以外的飲料。

「哈哈！你彼个博物館展覽區是會使亂到啥物地步啦，我三兩下就解決矣。」我提起一塊餅塞入去喙內，真好，猶是熟似的氣味。

「你欲啥物謝禮啊？」

「Ooh！我已經提好矣！」

「啥物，你提啥物啊？我看，你袂使得提走我的私奇。」阿姍假做欲搶我的揸仔。

「哈哈，你是有啥物會使予我偷提的啊！若準一百十二箍嘛算私奇，我貼你兩百箍，你猶趁著咧！」

「講正經啦！你到底提啥物物件啦？」

「等我走，你去反看覓咧！看你家己敢會發現。」

阿姍：「你明知影我這個人上無注意遐的細節的啦。」

「哈哈，好啦！橫直你總會發現的，我佢小莉猶有約，先欲來去矣ooh！」我一下看手錶仔，發現佢小莉約的時間欲到矣。

「啥物啊！你猶著趕場ooh！江伊寧，你真正是有夠超過的。」

我對阿姍變虎貓，「bye-bye。」

【三】

這種摒掃的活動有一段時間，班上同學每一个人的厝裡伊寧差不多攞去過，但是無人講會出伊到底是提啥物，無一定每一个伊認識的人厝裡伊攞去過矣。

每工放學、假日，伊寧總是無閒四界去別人厝裡，發現欲揣著這個人真僇！以前一通電話就會使揣著伊，這馬的回覆毋是「我佇龍哥兜！抑是你欲同齊過來無。」、「我閣三十分鐘就會使整理好，等下去揣你ooh！」就是「我足忝的！今仔日幫五个人整理過，規身軀筋骨攞強欲散了了啦！」

時間久矣，伊寧四界幫人家摒掃的消息嘛無閣再神秘，逐家顛倒感覺正常，當時的我心內猶是抱著真大的懷疑，總是感覺伊的背後藏著一个咱攞毋知影的秘密。

一个外月過去矣，佇以國立大學為升學目標的學校當中，逐家漸漸佇月考的壓力下。早頓搭配詩人的身世背景抑是英文的單字聽寫，中晝頓以後來一張考卷當做點心，暗頓閣較害，每一个人桌頂囷有大大細細的練習考卷，你認為按呢敢就結束？暗時自習轉去進前，你猶著先作完五大科的模擬考題，共錯誤的題目修正好勢，然後才會當拖著予大大細細戰火轟炸著的身軀轉去。佇按呢混亂的戰爭當中，無真濟的人注意著伊寧學校讀冊的日子變少矣，逐家只是盡力的逃過一場閣一場的戰火，我驚的是，佇這場戰爭當中隱瞞著一个閣較大的危機。

「老師，伊寧最近怎樣攞無來學校讀冊？」趁著搬上一節考試的考卷去辦公室的時，我問老師。

「Ooh ooh！無啥啦！伊寧伊最近感冒，嘛常常發燒，所以才請假遮爾濟日。」

「Ooh！多謝老師。」

「喂？江媽媽你好，我是珮姍，請問伊寧有佇厝無？」

「伊身軀無爽快，佇房間歇睏呢！」

「按呢請問我敢方便過去看伊？」

「嗯……毋免啦！醫生嘛講伊寧只要加歇睏幾工仔，真緊就好矣，到時伊就閣會當去學校啦。」

無人會當共我講江伊寧這個人這馬到底按怎樣，心內的不安嘛慢慢仔擴大。這日，我決定毋管按怎樣，我一定欲看著江伊寧。

來到伊寧個兜樓跤，遠遠就看著伊寧的媽媽雄狂狂上計程車。我反出今仔日欲繳的便當錢，雖然毋甘，但是猶是iat一台計程車共伊綴。

【四】

我想我永遠攏袂袂記得彼一幕！

「你為啥物佇遮？」阿姍的面已經攏是目屎。

拄拄去鬼門關一逝，我實在無啥物氣力佻阿姍解釋，只會當予伊一个超級歹看的微微仔笑。

彼下晡，阮無閣流目屎。阿姍只是陪佇我身邊，共我講著最近學校發生的事，啥佻啥冤家、啥佻啥愛、佻一个老師出的考卷真困難抑是當初我去幫個每一個人摒掃房間的彼段回憶。

阿姍欲離開進前，我講出阮今仔日見面的第一句話：「阿姍，以後有機會，我才來去幫你摒掃房間，這擺絕對毋收謝禮！」

阿姍大力枕頭，我知影伊含著目屎，所以我嘛含著目屎。

【五】

佇月考的時，逐家總是期待老師遲到抑是印考卷的機器出問題，佇老師提考卷出現的時陣叫出長長的一聲「唬！」為家已過幾工的運命哀悼。

今仔日全校攏咧月考，只有三年七班毋免，真拄好我佇三年七班，照理講，我應該歡喜甲換著朋友跳舞，但是我身軀邊無人，江伊寧無佇我身軀邊。

「現在請伊寧的老師佻同學到頭前來共伊寧拈香……」

邊仔的司儀後來講啥物，我已經袂記得，只是慧慧仔看著頭前伊寧的相片，然後目屎流無停。告別式結束了後，阮無綴去參加出山，其他的人有的轉去學校看冊、有的轉去厝療傷，我只是驚家已無辦法陪伊寧行完彼段路，所以我選擇轉去厝裡。看著房間猶有頂擺伊寧幫忙整理過的款，我的目屎猶是閣輾落來。

彼段時間按怎樣過來的，我嘛無清楚，只是佇小考大考的過程中，逐家的傷慢慢平復，可能想起來猶是會艱苦，但是阮攏漸漸慣勢這種的生活是毋是真正慣勢我嘛毋知，只是佇按呢無閒的生活中，無傷濟時間佻氣力去想傷濟。

有一工下晡，想欲共房間整理一下，我提起枕頭提落枕頭布的時，發現下跤砵(teh)一張紙：

若想我，就來看我。

彼个筆跡真熟似，較早上課的時，常常出現佇我佻伊一來一往的紙條當中，我看著紙條煞慧神去，忽然感覺著有啥物改變。我將房間反一遍，閣敲電話去每一个同學厝裡去問。全部攏無去，我想我知影伊寧提走的謝禮是啥物。

來到伊寧長眠的所在，管理員幫我拍開伊寧的房間門，一看著的就是伊的黃金甕，雖然只是狹狹的空間，滿滿是予我佻伊、伊佻班上同學的相片。

「這就是你當初欲愛的謝禮ooh？」

無人回答我，只有黃金甕面頂伊寧燦爛的笑容。

【六】

收好我欲的物件了後，提一張紙寫落來我最後的留言。

阿姍，你啥物時陣會發現這張紙條呢？雖然我毋知神經大條的你啥物時陣才會發現，但是我知影，你發現的彼一時陣，咱就會閣再見面。阿姍，我想你。

創 作 理 念

在整理房間的時陣，看著高中時代的相片，想起較早的代誌。平常時攞袂去反出來看，攞會予人袂記伊的存在。嘛是小說主要關鍵，相片只有佇思念的時陣出現，因為無法度見著人，所以才需要靠著照片去思念伊，就親像伊佇身軀旁邊陪伴你。

陳思廷

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